



雨后落叶

◎陈辉

晴空朗朗这么多日子
盼雨盼坏了心思
面对星空,面对皓月
很多很多的思绪打成结节又
自己剥离

终于有雨的足迹
终于街巷汪泽一片
终于
可以将无端思虑收起

可那些落叶那些树上的蝉

秋是故乡好

◎宋继高

2022年10月1日下午,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袭来,我要回去,回到故乡去。我知道,这是早就蛰伏于内心的故乡秋的呼唤。

世上所有的秋色都迷人,可我对故乡的秋却情有独钟。

我的故乡,地处江海平原一隅,与靖江、泰兴田靠田,河连河,炊烟接着炊烟,在如皋市域内,所谓的“一支烟,走三县”,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。我们这个地方,既没崇山、也没峻岭,更没有以秋色驰名的山水胜境。或在外乡人眼里,这里根本没什么奇特的秋景秋色秋情秋意,是一处再平常不过的地方。

当汽车驶下高速公路,故乡的秋就渐次跃入我的眼帘,我的心跳也开始加快。金色的阳光铺满大地,阳光下的田野一片金黄,那是快要成熟的稻谷。我急忙请司机老陈把车停在路边,我走下汽车,走向田野,抵近一看,稻穗已开始饱满,有的已沉沉地垂了下去,凑近嗅闻,有稻香拂来,淡淡的、雅雅的、那是稻谷特有的米香,一如初乳的婴儿闻到母亲的奶香,这是大地母亲的体香啊!

路边斜坡上种着豆类,豆秆上边挂满了小鞭炮似的豆荚。地瓜的藤蔓依然深绿,有地瓜从土中探出脑袋。还有比我高出许多的玉米秆上,都长出一尺多长的玉米棒,烟丝黄的玉米须在风中凌乱,有的玉米棒已撑破绿色外衣,张牙舞爪地露出排排金黄色玉米粒,展现秋的魅力。

不远处,有农人在收拾花生。我问她,今年花生收成如何?她没有马上回答,拔起一棵,给我看,根部满是花生,她说,这一棵花生摘下来,可以装一大

碗。我问她多大岁数了,她告诉我她今年73岁,我立刻想起母亲当年下地摘花生的模样,与眼前这位老妈妈的神情是何等相似。现如今,慈母已去世多年,眼前的这位老妈妈在我的心中顿时亲切温暖起来。

有卡车停在路边卖苹果,那苹果又大又水灵。我知道,本地不产苹果,这苹果准是从外地拉来的。苹果当然也是秋天的果实,早年的记者经历锻炼了我与任何陌生人都能产生自然熟的基本功。我又与车主搭起话来。车主姓刘,山东临沂苍山人,见他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,便问起他的文化程度。他告诉我,他学历不高,但儿子在济南读博士,攻市场管理,他这些年的打拼,除了供儿子上学,还为儿子在济南买了房子。都说,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我蓦地感到,这收获,不仅仅来自季节,更来自人的心灵。

我想买他的苹果,问他多少钱一斤,他说五元钱一斤,我问他从当地果农手中收购是什么价,他说,今年天旱,比往年高出一倍,今年收三元,拉一车,卖六七天,可赚三四千元。他还告诉我,他已在这里卖了七八年,苹果上市,年来来,我问他有没有遇到欺行霸市、白吃白拿的,他说,这里社会风气好得很,还与当地不少人成为朋友。我买了他一袋苹果,称好、装袋,正欲付钱,他特意从另一只苹果上切下一小块,执意让我尝尝。我尝了尝,口感真的很好。

故乡的秋,真的很平常。没有老枫红叶,没有秋水长天,亦没有看见成群飞行的大雁。我看到了黄色的小花,那是丝瓜的花,看到了镶红边的扁豆,不禁想起30

都在寻找各自的归宿
寻找
来春的路径
晚冷未辞
雨后落叶知秋寒
愿人间岁岁写平安

粉黛乱子草

◎李斌

紫琅诗会

芬芳一叶

多年前的一件往事。

也是这样的秋天,也是这样的秋色,我从城里赶回去看望母亲,母亲早就迎到路上,邻居丁大妈也从屋里走了出来,潜意识里是想看看我会不会主动叫她。我叫了母亲,转而又叫了大妈。大妈开心地应了我,母亲朝我看看。我知道,这些年,为邻界土地纠纷,我母亲与邻居丁大妈不搭腔,陌路人一样不往来。

邻里之间,这样僵下去也不好,我多次劝母亲,主动与丁大妈讲和解怨,可母亲就是不肯先开口。这次,我回家,母亲心情大好,没急着催我回屋,而是笑咪咪地陪着我与丁大妈拉拉呱。我看到丁大妈家的扁豆游过豆架,在我家这边“生儿育女”挂满了藤,我家的丝瓜也越过瓜架,在丁大妈那边“谈情说爱”,结出一条条丝瓜,因为两家不和的原因,谁都没到对方的地界上采回去。我低声对母亲说,妈,你让丁大妈过来把她家的扁豆采回去。这回我母亲没有固执,亮开嗓门对丁大妈说,大妈,你过来把你家的扁豆采回去,再不采,要老了。丁大妈见我母亲主动开了腔,立即接口说,大娘,你也来我家这边把你家的丝瓜采回去,有的已经长老了。就这样,在这个秋意盎然的下午,冰冻了几年的邻里关系回暖了。从此以后,两家你来我往,小院里经常回荡着彼此的欢声笑语。我以此为题材,写了一篇文章《豆棚瓜架情如丝》,参加“乡里乡亲”征文大赛获得金奖。

故乡的秋是平实的,故乡秋天的故事也充满了烟火气。在我心中,秋,就是故乡的好,正如同,月是故乡明一样!

骑行漫记

◎侯德剑

灯下漫笔

少年时代我最羡慕邮递员的工作,绿色的服装,绿色的车,走街串巷响铃铛。中学毕业被分配进工厂当学徒工,那时最怕晚11点下中班,步行在任港路上。稀疏昏暗的路灯,照得路边田地间乱坟起伏,“文革”初期那里又挖出古人石棺。那竖于路边高大的空石棺更加吓人!如遇坟间野猫嘶嚎,会惊得我汗毛倒立,忙用跺脚高歌壮胆。此时我想,如有辆自行车该多好哇!

不久,父亲托人弄到一张自行车供应票,是辆锰钢载重型飞鸽自行车!从此,“飞鸽”自行车战胜了黑夜路障的恐惧,也为我节假日游山玩水提供了方便,还为我未来恋爱迎亲奠定了硬件基础。

随着车技脚力的增长,我和哥相约带着母亲骑行100公里,去启东农村看望知青弟妹。那个年代的农村公路是粗砂泥石铺成,对车轮胎的阻力很大,骑出速度较难。我俩迎着风一鼓作气,花了11个小时到达决心公社弟妹住处,虽是初春季节,我们内衣裤都被汗湿。饭后小憩观景,庄稼被大风刮成浪形的趋向,让我们决定马上顺风回城。告别弟妹的挽留,我们急切上路,顺风归途果然脚下轻松许多,沙沙的行车声和母亲与我们的谈话声变得清晰。我们明月夜行,终于在8小时后平安到家。

海安角斜,红旗民兵团事迹展览内容增补,曾召集过南通美术界和摄影界的能手前去助力。大约在冬季,我和老贾等被派往角斜海边收集素材,每人配上一辆旧车,一件纽扣不全的回纺布大衣,一根扎腰的细绳上路。将近海边的风刮得又大又猛,吹得骑行者东倒西斜,寒风中我们纷纷推车沿着海岸艰难前行。“看啊,是海市蜃楼吗?”领头老贾的喊声令大家停住脚步,向着远海方向眺望,黄灰的海天之间,奇妙的椰树渔村轮廓由远而近,气流的颤动使图像颇现动感,仿佛景中还有人物的活动。当举相机拍摄时,又一阵狂风夹带沙尘袭来,刮糊大家的双眼,瞬间抬头急看,天幕上只见海鸥的风姿由近而远,鸟去楼空的现实催我们继续前行,不时远望回味。

那年,去北京中国画研究院研修,没忘带上我的第二辆贴身坐骑“永久牌”自行车。经南通籍大画家高冠华先生介绍,我和华兄住宿在香山部队干修所,那里空气清新、景色绝佳。只是每天去西三环研究院上课,来回得骑两小时车程,不过,京郊沿途风土人情的新鲜感,也在不断丰富我的默写经验。再大的北京有熟车相伴,观展写生,访友购物方便得很。皇城根下的大马路小胡同京味十足,当骑行于长安街来到天安门广场,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毛主席纪念堂等高大雄伟的建筑总令我肃然起敬。琉璃厂、荣宝斋文宝古街,赏古观今目不暇接。故宫藏画、美术馆新展、中央美院讲座吸引着我们脑忙眼忙手忙脚累。曾经初冬夜归,三五同学选入一家羊肉火锅店,先赏门前一排燃起木炭喷舞火星的紫铜锅炉,再点蒙古羊肉北京二锅头老酒,酒足饭饱浑身暖和后,车速倍增。待研修学业结束,应同学要求,我的坐骑也永久留在了京城。

当今汽车是主流交通工具,我五十余年自行车驾龄者,也适应了“夹缝中求生”的现状。平时骑车我注意挺直腰板,撑臂摇肩,遇上堵车阻行则轻哼乐曲放松心情。虽然现代化城市出行,老年人交通福利公交地铁一卡通。但我城内办事依然骑行变速新车“捷安特”。通城四季,文峰塔影,坐骑双轮,伴我人生穿越时代,曲径通幽。